

談“六書”問題

杜定友著

本書之宗旨，在於說明“六書”之真義，並論其與文字之關係。作者以科學之方法，分析“六書”之名稱，及其所含之內容。其論述之精闢，與材料之豐富，均為前人所不及。本書之出版，對於研究文字學者，實有極大之貢獻。茲將本書之內容，略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象形。第三章 指事。第四章 會意。第五章 形聲。第六章 轉注。第七章 假借。第八章 總論。

東方書店出版

談“六書”問題

杜定友著

東方書店出版

談“六書”問題

開本：787X1092 1/32·印張：3 1/16·字數：54000

著者：	杜	定	友
出版者：	东	方	書
	上海山架中路136号		
總經售：	上	海	圖
	書發		
	行公		
	司		
	上海山架中路128号		
排版者：	毅	華	印
	刷		
	所		
	上海海寧路697号		
印刷者：	協	兴	印
	刷		
	廠		
	上海海寧路788号		

195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1—4500本)

每本定價三角三分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五九号

目 次

前 記	1
一 談“六書”	5
二 談象形字	11
三 談指事、會意字	15
四 談形聲字	18
五 談轉注、假借字	22
六 談部首	26
七 談錯別字	36
八 漢字的統一性	41
九 漢字的怪組織	48
一〇 “又”的問題	51
一一 封建性的方塊字舉例	54
一二 談“教”和“學”	57
一三 “廣東字”	63
一四 中國語文是單音單義的嗎	67
一五 為什麼“校書如掃落葉”	71
一六 古書會被作廢嗎	74
一七 文字可以改革嗎	78

一八	“简化”与“六书”.....	82
一九	徹底肅清保守思想.....	89

前 記

我因为圖書館業務上的關係，需要解决兩個問題：檢字問題和普及閱讀問題。为了解决這兩個問題，就接觸到文字学。

我曾長期探討过祖國文字的“六書”之法。很敬佩古人造字的深意。一部《說文》，真是終身研究不尽。我也曾努力从“六書”之中尋求解决這兩個問題的方法。但經過二十多年的鑽研，結果，只得到一个結論：那就是，要徹底解决這兩個問題，必須進行文字改革，而且一定要走拼音的道路。

為什麼呢？第一，關於檢字問題：如果沒有一套字母，要想把詞彙排列成合於科学的順序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們也曾提出过：部首、筆画、號碼、形位等方案，但結果都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檢字問題，至今沒有徹底解决。其次，關於普及閱讀問題：我們希望圖書館大量發展，必定先要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而漢字的難識、難記、難寫，却是一塊最大的絆脚石。如果改用拼音文字，那末這兩個問題都可以同時解决了。

在反動統治時代，談文字改革和搞新文字的人，都被認為“搗乱分子”。我也曾因此受过伪教育部的“警告”。但是，文字改革事業，也是革命事業組成部分之一。这是社会發展本身所提出的革命的要求，誰也不能压制的？

現在，中國人民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獲得了翻身，和人民切身關係的文字也隨着革命事業的轉變而轉變、隨着革命事業的發展而發展。中央人民政府特別設立了專門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負責領導文字改革，獲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今年十月，在首都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議決了推行簡化漢字，推廣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語規範化和根本改革漢字的準備工作，如拟定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等等。我也和全國人民一樣，感到萬分高興，因為我長期追求的問題，可以隨着中國文字新的轉變和發展而得到解決了。

文字改革並不限於解決我所提的這兩個問題，還有更重要的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問題，發揚祖國文化遺產問題，解決打字、電報、印刷等事業的機械化問題和便利國際文化交流問題，等等。文字改革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使祖國文字能夠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文字改革並不否認漢字在歷史上的豐功偉績，但因為漢字本身給學習和使用它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所以毛主席英明地指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至於怎樣改革，現在已經有了明確的方向了。這是全國人民切身關係的大事，決不是一小部分人、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在文字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首先必須解脫“六書”的羈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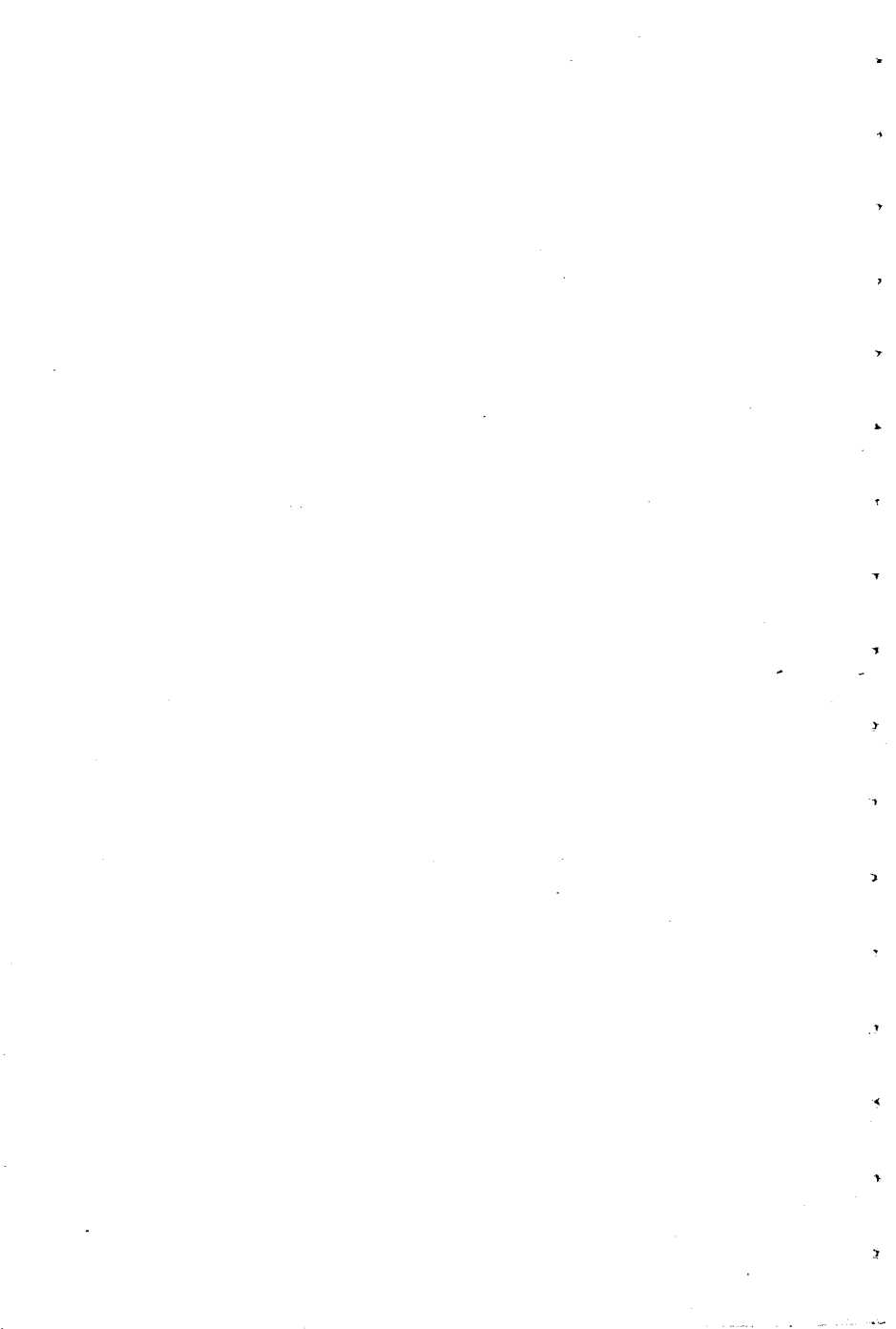
我衷心擁護文字改革，願意在這一方面盡一點微薄的力量，因此不揣淺陋寫了一些短文，就“六書”等問題說明文字改

革的重要性与可能性。“班門弄斧”，自知为識者所笑，而幼稚偏激的地方，也在所不免，希望讀者指正。

對於文字改革抱有“善意的怀疑”和念念不忘“六書”的人，我們希望从各方面多作解釋，化阻力为助力，集分力为合力。隨着社会主义建設的勝利，就將掀起一个全國範圍的文字改革運動高潮。我們一致來参加这一个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設而服务的文字改革運動吧！

杜定友

1955年12月15日



一、談“六書”

懂得“小學”(中國古文字學)的人，對於“六書”(造字之法)，有“無限深情”。每提到一個字就說：“這是象形，那是指事，”講得“頭頭是道”。如果有人敢說廢除漢字，改用拼音，特別是拉丁化，就被認為“大逆不道”“荒謬絕倫”。

無可否認，中國文字（方塊字）是前代勞動人民創造的光輝成果，是中國文化的優秀遺產，是絕對應當鄭重保存，而不容破壞的。

中國古文字，和我國所有的珍貴古物一樣，應當鄭重保存在“博物館”裏，作歷史上的研究。

把珍貴的古物，如秦漢的銅器，唐宋的陶瓷，當作日常用具，非但不適實用，而且有被破壞的危險，這是肯定的。我們的一套古文字，也是這樣。

可不是嗎？近人以“干尸”作“幹部”，以“鬥爭”作“鬭爭”，以“擁護”作“擁護”，以“卫戶”作“衛護”……這樣下去，不是破壞中國古文字的體系嗎？儘管“文字學者”“搖頭嘆息”，但是禁也禁止不來。好比以前的“考場用字”那樣，一出了考場，還是各寫各的，尤其是勞動人民，因為生產上和生活的需要，創造了很多簡體字和新字，根本不管考場的那一套。將來改用拼

音文字，恐怕也是“众望所歸”，“狂瀾莫挽”，所謂“時也勢也”。

这种趋势並不是从今天開始的，是“自古已然”的了。

二千年前，許慎的《說文解字》提出“六書”之法——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總結了前代造字的經驗^①，是正確的。“六書”次第以“假借”為最後發展階段是合理的。什麼是“假借”呢？許氏說：“本無其字，依聲托事。”這就是同音代替的辦法。姚文田說：“古人聲近，則可相借，而近人分析轉嚴。”^②這種假借字，古書上“觸目皆是”^③。非但“本無其字”的可以相借，即“本有其字”的也可以相借，以至“通借繇多，不可窮詰”^④。這樣一來，“六書”體例，不是“不攻自破”嗎？如果有了一套可以表達全部聲音的字（符號或字母），不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可以取消嗎？

三千年前，甲骨文字已有“假借”的字例了。這說明：由“象

① 金鉉《言六書次第》：“六書之字既相因而生，則六書之名非上古所有。”王鳴盛《六書大意》：“倉頡非先立六書名目方造字，乃造成已久，後人追其名也。”

② 姚文田《說文論》：“古人於六書，童而習之，故見而知其為假借，非若後人之先失其本原也。亦有其字久為通借所据，視其本義反若新異者，不知古籍散亡，其義偶不着耳。……事形聲音皆本而借為用，故其為類最繁，有借聲者，有借義者，有音義各自為字，而僅以同類相借者……。”

③ 錢玄同《漢字革命》：“周秦諸子、史記、漢書、漢碑等等，觸目都是假借字。”

④ 吳傳《說文假借釋例》：“古人字少，故依傍同聲而寄其事，則凡事物之無字者，皆得以記之，此假借之本義也。……古書相傳，轉寫變易，至於有漢，通借繇多，不可窮詰。凡同音皆得假借，所謂音同而義即隨之。且古文本有而亦用假借者；假借之用，至是愈廣。”

形”到“假借”，也就是由“表形”到“表声”，正是文字發展的必然道路。這樣看來，我們今天提倡拼音文字，是合乎文字發展的規律的。所以說是“自古已然”的。

本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号，“依声托事”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文字的作用祇要讀得出，听得懂，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好比我們听人家講話，也祇要听他的“声”，何嘗要看他的“字”呢？如果每一件事物都要造一个字（符号），那真是“造不勝造”了。所以有“假借”之法，“以救造字之窮”。“假借”的再進一步，就是單純“表音”的文字了。可惜古文字學者對於“假借”的意义体会不夠，沒有把“假借”為“造字之本”^①，更不認識“文字惟當以声為主”^②，而始終逃不出“表形”的圈子，於是造字越造越多，走了一千多年的弯路，達不到拼音的階段。

文字越造越多，問題就越弄越大了。

今天，懂得一點“象形”“會意”的人，就以為能通“六書”，以“保存文化”為己任，未免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其實，《說文》“傳寫非一，譌舛必多”^③，《爾雅》“亦多不足為據”^④，經傳用字“類多苟且，不合六書”^⑤，所以“盡信書，不如無書”^⑥，歷

① 孫讓詒《與王子壯論假借書》：“天下之事無窮。造字之初，苟無假借一例，則遂事而為之字，而字有不可勝造之數，此必窮之勢也。故依声而托以事焉，視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則其声也，聞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是假借所以救造字之窮，而通其變。即以為造字之本，亦奚不可乎？”

② 《錢塘與王無言論說文書》：“文字惟當以声為主，声同則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於其旁，以識其為某事某物而已，固不當以為主也。”

代的著名文字学者如宋代的二徐（徐鉉、徐鉉）还不免“誣妄”^①，清代的段玉裁^②、顧炎武^③、王筠^④等也各有差錯，而

① 姚文田《說文論》：“大抵讀書之蔽，非固即鑿。叔重（許慎）以一人之力，網羅散失，放佚舊聞，豈得遂無遺脫？況其書傳寫非一，譌舛必多。學者亦守其信而闕其疑焉，可矣。”

孫詒讓《與王子壯論假借書》：“六書之文，自汴宋以來，異論蠡起，淺學雜涉，益滋瞶惑；乾嘉諸老，雖校許書，所釋略備，而得失互陳，未能衷定。”

趙宦光：“說文歲久，正俗維艱，時非一代，代非一人，為之校理者益其誣，為之補緝者增其妄。三季字學不彰，千古文章經傳，一皆盲人問象，庸主好龍。”《說文詁林》第252頁引。

② 戴震《答江慎修論小學書》：“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

③ 俞樾《考定文字議》：“經典相承，尚沿譌體，類多苟且，不合六書。……夫假借為六書之一，必欲尽改經典，以从許氏之書，非通論也。”

④ 金鉉《言說文部首》：“二徐本尚非完書，第二徐本猶為不完，則許氏原書不更愈難求全乎？……古人書未可尽信者，又豈祇《說文》一書，即今所傳之經典字体，古今迥異，面目全非舊觀，况秦火而後，闕失良多，即叔重當日所據以撰說文者，亦未必悉無譌誤，此正孟子所謂‘尽信書則不如無書’，惟學者以意逆志耳。”

⑤ 錢大昕《二徐私改諧聲字》：“二徐校刊說文，既不審古音之異於今音，而於相近之聲，全然不曉，……往往妄有刊落，然小徐猶疑而未尽改，大徐則毅然去之，其誣妄較乃弟為尤甚。”

⑥ 張行學《說文解說》：“段氏謂說文尽用本字，不相假借，於是解說垂示字尽改……說文一書，幾無完膚。……宜乎鈕氏樹玉之非之也。乃汪氏沅說文釋例不悟段氏之失，猶斷斷置辯於此，殊為多事矣。”

⑦ 孫星衍《與段大令書》：“顧氏知毫般之毫，不省毫王之毫，可謂不善讀書者，以不狂而狂矣。”

⑧ 張行學《說文解說》：“說文云：頽，難曉也。……大徐謂難曉即不曉之義已誤於前，而王氏筠復承徐氏之誤。……以王氏之精研《說文》而猶有此說，學問之道，難乎難乎。”

近人則“變本而加厲”^①。如果不趕快收拾起來，送進“博物館”，讓專家們去研究，而讓它混亂下去，真會弄到《說文》一書“幾無完膚”了。^②

搞通《說文》是不容易的事；以此要求羣衆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懂得一點“六書”的人，試“撫躬自問”：就這一點，認識一些字（中國字有六萬二千多個，而現在我們所識的最多七八千個，還差得遠呢），我們化了多少時間與精力呢？我們還想以“十年窗下”，“皓首窮經”拖住下一代嗎？舊的一套（方塊字）要保存起來，讓專家們去研究，從中吸取好的經驗，再來新的一套（拼音字），好讓羣衆容易掌握。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與精力應該化在生產建設上，不應該化在文字上。

必須聲明：文字改革是改革文字的書寫形式而不是改革漢語語法。

漢字（方塊字）經前人的艱苦締造，自有歷史文化的價值，文字學者更當繼續研究，發掘有關歷史文化社會發展的資料，這是一件很有意義、很重要的工作。

漢字自有其優美獨到之處，經過深入的研究，“尋邇邇之

① 黃以周《令長假借說》：“乾嘉以前，為許學者祇知換义不換文，近人欲換文而不合，輒輕改許書，自逞臆見，庸非變本而加厲者。”

張行孚《說文解說》：“說文有人人共解之字，因後人求之過深，轉至字义不明也。”

② 張行孚《說文解說》：“段氏謂說文盡用本字，不相假借，於是解說垂示字尽改……說文一書，幾無完膚。……宜乎鈕氏樹玉之非之也。乃汪氏沉說文釋例不悟段氏之失，猶斷斷置辯於此，殊為多事矣。”

跡”，“發幽古之情”，確是令人留戀的；但對百分之七八十的文盲和半文盲來說，這種思想感情是沒有的。廣大的勞動人民正期待着掌握一套簡便的文字，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水平，好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決沒有這種“閒情逸致”，去“迷戀骷髏”。

時代是前進的，我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不要為了自己“熟讀六書”死也不放，還要拖住別人。為廣大羣眾學習上的便利着想，為千千萬萬的後代子孫着想，提倡拼音文字，絕不是“荒謬絕論”的事。

二、談象形字*

“漢字是象形文字”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根據《說文》的 9,353 字中，象形字只有 364 個，還不到 5%，怎麼可以拿少數以概括全體呢。如果說：“漢字以象形字為基礎”那就對了。

其實，世界各國文字都是由象形字開始的，不獨中國的漢字是這樣。

這是很自然的事：人類有了語言之後，因為生產和交際的關係，就需要有記錄語言的符號（也就是文字），以解脫語言在時間、地點、條件上的限制。在創造這種符號（文字）的時候，首先就看到了自然的現象和周圍的事物，照着這些事物的形象，畫出簡單的輪廓，於是“日、月、山、水、牛、羊、犬、馬、人、手、耳、目、竹、木、瓜、艸”等字就創造出來了。

象形字並不等於繪畫。如果要把每一件事物都“維妙維肖”地繪畫出來，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我們聰明的古代勞動人民，在創造這些符號的時候，採取了最簡單的形式，只用二三筆就把它繪畫出來了。有取一部分以概括全體的（如：呂、眾），有從正面看的（如：日、山），有從側面看的

* 本文原載《語文知識》1955 年 3 月號，略作修改後收入本書。

(如:人、馬),有从後面看的(如:牛、羊),有橫看的(如:車、水),有遠看的(如:凡、夕),有近看的(如:龜、鼠),有平看的(如:田、置)……。

漢字中的象形字雖然只有三百多個,但在世界各國文字中,恐怕是最好最多的了。這充分表現了我國文化的悠久和我們祖先的智慧,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象形字經過幾千年來的演變,現在看來已經很不象了。比如,“人”字的演變是這樣的:

𠤎 𠤎 𠤎 𠤎 𠤎 𠤎 𠤎

又如:“牛”字,非但現在的楷

書看不出像一隻牛,就是古代的篆文和鐘鼎文,也很難看得出的,見右圖:

甲骨文: 𠤎 𠤎 𠤎 𠤎 𠤎 𠤎

如果用圖畫具體地繪畫

出來,那就很明白了,如下圖:



金文: 𠤎 𠤎 𠤎
(晉鼎) (郊敦) (友敦)

古籀: 𠤎 𠤎 𠤎 𠤎
(古) (古) (師) (召)
(鉢) (鉢) (寔敦) (鼎)

對於象形字,如果每一個字都用圖画画出來,那是很有趣的,而且可以幫助識字。明白了一個字怎樣由具體事物的形象逐步演變為手寫的字。不過,文字並不是圖

篆書: 𠤎 隸書: 𠤎

楷書: 牛 草書: 牛

畫,只是代表事物的名稱,和記錄語言的符號而已。每字用圖畫作解說,這是字源學者的工作,而不是一般教學識字的工